

长篇小说

皮革商人

孙浩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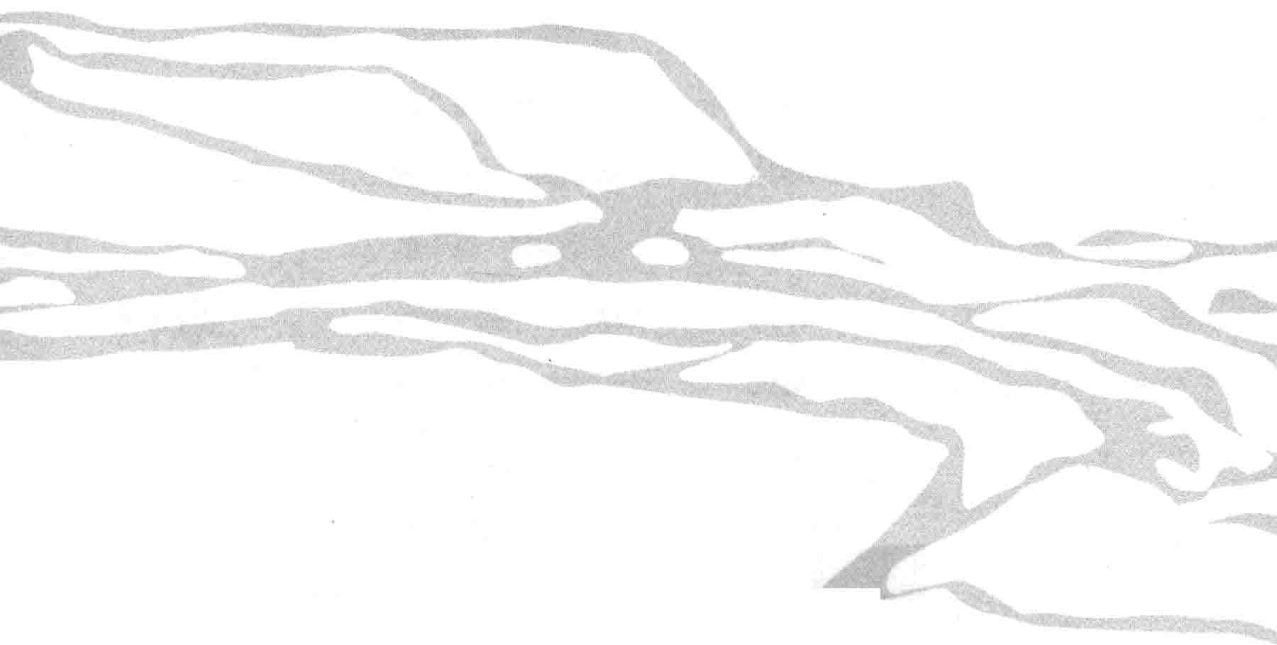
十卷

作家出版社

皮革商人

孙浩文集

十卷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浩文集 / 孙浩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1
ISBN 978-7-5063-7792-8

I. ①孙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14604 号

孙浩文集·皮草商人

作 者: 孙 浩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刘之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2800 千

印 张: 224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92-8

定 价: 580.00 元 (全十册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第一章 儿子丢了	- 001 -
第二章 婆婆气死	- 012 -
第三章 河边野合	- 019 -
第四章 另立门户	- 029 -
第五章 算盘吃亏	- 036 -
第六章 兴建市场	- 043 -
第七章 再谋财路	- 050 -
第八章 意外收获	- 057 -
第九章 阴差阳错	- 064 -
第十章 另辟蹊径	- 072 -
第十一章 刮目相看	- 076 -
第十二章 各自分家	- 082 -
第十三章 眼睛红了	- 088 -
第十四章 走出国门	- 095 -
第十五章 大潮涌起	- 102 -
第十六章 风云突变	- 110 -
第十七章 艰难前行	- 116 -
第十八章 各奔东西	- 122 -
第十九章 竞争会长	- 130 -
第二十章 云霞回来	- 142 -
第二十一章 惊人一拍	- 150 -

第二十二章 喜得贵子	- 158 -
第二十三章 风暴来临	- 168 -
第二十四章 进军裘皮	- 173 -
第二十五章 洋人来了	- 181 -
第二十六章 办皮装节	- 189 -
第二十七章 走上邪路	- 197 -
第二十八章 海关调查	- 203 -
第二十九章 女儿接班	- 211 -
第三十章 大明中毒	- 220 -
第三十一章 翠华病倒	- 228 -
第三十二章 突发车祸	- 235 -
第三十三章 寻找亲人	- 242 -
第三十四章 出手不凡	- 252 -
第三十五章 引资风波	- 259 -
第三十六章 投资之谜	- 269 -
第三十七章 兄妹相恋	- 276 -
第三十八章 真相大白	- 282 -
第三十九章 皮草传情	- 289 -
第四十章 走进佟画	- 298 -
后 记	- 300 -

第一章 儿子丢了

早春四月的佟二堡，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寒冷的严冬。大地已经苏醒，万物开始复活。雪融了，草绿了，热蓬蓬的泥土气息散发在空气中。村东头大队部门前那棵老槐树早已被春风唤醒，露出了新绿。早上，挂在树上的灰色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，打破了佟二堡村的宁静。

“社员们请注意，我是队长佟德奎，请大伙儿吃完早饭马上到大队部开会。有要紧的事儿，要紧的事儿。”

五十多岁的佟德奎身材消瘦，一张黑黝黝的脸上布满了深一道浅一道的皱纹。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院把式，种地不含糊，为人办事就一个字：犟。他认准的理儿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。

佟德奎喊完了话，开始打扫队部的卫生，烧水，扫地。然后，一遍又一遍擦着那个已经见不到原色的旧办公桌。这个桌子跟了他十多年，现在就要离开，他真是舍不得。看看太阳已经很高了，还不见人来，他走出屋子，站在老槐树下焦急地等待着。

离大队部不远，有五间全村最好的青砖瓦房，围着大院，这就是大队会计高老算的家。高老算本名叫高万里，因为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再加上他脑子灵活，处处算账，村里人就叫他高老算。久而久之，他的本名已经没人记得了。

正在吃早饭的高老算对老婆说：“这个佟德奎，队长当到头了。我跟他这些年，一直受他管，今个儿，我可要和他斗一斗。”

老婆说：“这些年，凭啥他当队长，你当会计，处处都是佟家说了算？咱们高家这回要好好出口恶气。”

高老算点点头，习惯地拿过不离身边的那个灰色的磨得发亮的算盘，噼里啪啦地打了几下，又摸了摸下巴上不太长的小胡子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们和佟家比，啥都比他强。可就一条咱不如人家，咱没孙子呀！为这事儿，我急得都睡不着觉。这大事儿，你得管哪！”

老婆子听了，连连点头：“我管，我管。我都教儿子大明好几招了。一会儿，我再过那屋，狠狠骂骂那个不争气的儿媳妇。”

高老算第一个进了队部，看见佟德奎还在冲着话筒喊话。生气地说：“喊什么喊，愿意来的能来，不愿来的，喊也不来。”说完就坐在自己办公桌前，拿出不离手的算盘，又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。

佟德奎关了扩音器，转过身，刚要开口，高老算又说话了：“你这个队长，官儿马上当到头了。在你的领导下，我没过上什么好日子。今个儿，咱俩得好好算算帐了。”

佟德奎一听，马上火了：“高老算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，这些年，要不是我护着你，你早就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了。你仗着自己脑子活，会打算盘，就一心想着自己多攒钱。队里的事儿，集体的事儿，地里的的事儿，你从来不想。你还配当这个会计？”

高老算一听，把手中的算盘往桌上使劲一摔：“这个破会计，我早就不想当了。从今往后，没了生产队，咱俩就比试比试，是骡子是马溜溜看。”

两人争吵着，不时有几个佟姓、高姓的人进来。两个人就不吵了，又等了一阵子，也不见太多的人来。

佟德奎问高老算：“为啥来开会的人这么少？”

高老算马上反问：“你儿子为啥没来开会，你儿媳妇天天投机倒把卖东西，还有脸问我？”

佟德奎马上反击：“你儿子也没来呀？他忙啥呢？是忙着在家造孙子呢吧？”

“对，就在家造孙子呢，就不来开会，怎么的吧？”高老算被佟德奎戳了短处，提高了嗓门说：“你是队长，你儿子不来开会，你有脸说谁呢？呸！”

几句话像针一样刺痛了佟德奎，他的脸顿时通红，他把椅子使劲一摔：“会一会儿再开，我回家找儿子、儿媳妇来开会，让你们看看。”

高老算哈哈大笑：“我们在这等，找不来就别开会了。”说着又打起了算盘。

佟德奎气冲冲地回了家，儿子佟家恒、儿媳赵翠华、孙子佟大鹏都不在。老伴儿说是到集上去了。

“今个儿也不是集呀？”他掰着手指头数了数。

老伴儿说：“现在公社门口天天有集，可热闹了。”

“不行，我得去找他们。”佟德奎说着快步出了门。

佟家恒三十出头，高个子，方脸膛，挺粗的眉毛。他骑着那辆很旧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，横梁的小座上，坐着刚会说话的儿子大鹏，后面的货架上坐着媳妇赵翠华，一家三口来到了镇上。今天集上人多了，卖什么的都有。赵翠华东瞅瞅，西问问。见一个女人卖手工刺绣的门帘，就蹲下身子仔细看。她起身对家恒说：“这活儿，我也能干。回去咱就做，做好了也来卖，也能挣钱。”

家恒说：“我喜欢服装，最好能做衣服。”

两个人正核计着，佟德奎气呼呼地跑来，不容分说，上前就给家恒一巴掌。

“爹，你干啥打我？”家恒吃惊地看着脸色苍白的佟德奎。

“打你活该，为啥不去开会？”

“爹，生产队都黄了，你也不是队长了，还开啥会呀？我们来集上转转，想……”

“想什么想？有我在，你们什么都别想，赶紧跟我回去开会。”佟德奎一手抓紧儿子的手，一手抱起小孙子。赵翠华刚要开口，被家恒瞪了一眼：“走，跟爹回去。”

佟德奎领着儿子、儿媳、孙子赶回来，队部已经人去屋空，桌上放着高老算留下的纸条：佟队长，会不用开了，生产队没了，你这个队长也下台了。今后，就看咱们谁能挣钱了。

佟德奎气得把纸条撕个粉碎。长叹道：“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一下子又回到了解放前。”说完，泪水止不住就流下来了。

佟家恒说：“爹，这也许是好事，生产队穷呀，现在黄了，我们也可以琢磨点什么来钱道儿。我刚才在集上看，卖衣服的可挣钱了。”

赵翠华马上接茬：“可不是嘛。爹，我手巧，集上那些刺绣的东西，还有衣服什么的，我都能做。”

“不行。别跟我提这事儿。”佟德奎大声说着。一行泪水又流了出来。家恒从小到大，很少看见爹流泪，这次，爹是真伤心了。

高老算的老婆姓刁，人也挺刁，村里人都叫她刁婆子。她轻手轻脚地来到儿子的屋前，一下子拉开了房门。儿媳妇陈兰芝正在穿衣服，儿子高大明还在被窝里躺着，脸色苍白，疲惫不堪的样子。

刁婆子知道，儿子昨夜一定是在不停地做那件制造孙子的事情。

“妈，你，你进屋敲敲门呀。”陈兰芝小声地说。

“有什么好敲的。你们那点事儿有什么怕看的。我恨不得看你们做，帮你们做，快点怀上孩子呀。高家可不能断后啊！”

陈兰芝一听这话，马上低下头，不敢再言语了。她是东部山区的姑娘，人长的挺漂亮，心灵手巧，因为家庭成分高，又想过上好日子，就嫁到了佟二堡。结婚两年多了，还没怀上孩子，像欠了高家一大笔债，处处抬不起头。

刁婆子来到儿子跟前说：“我前几天教你的那几招儿都用了吗？”

大明点头说：“都用了。她双腿向上，不能动，东西不能流出来，我要攒足劲，一个晚上不停地做。”大明很熟练地重复着。

刁婆子听了，满意地点点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咳，也许是时辰未到，时辰到了，自然就有了。”

高老算来到了安澜寺。他很大方地掏出五块钱，扔到了功德箱里。

释安大师快步走来。“施主，想求什么？是官？是财？”

高老算摇着头说：“我只求子。”

“您还想要儿子？”大师疑惑地看着五十多岁的高老算。

“不是。我求儿子的儿子。”

“啊，想要孙子。”

“对。”

大师拿来三炷香，给他点上。他跪在观世音像下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然后，连磕了三个响头。起身后，狠了狠心，又掏出了五元钱，当着大师的面，放进了功德箱中，对大师说：“大师，如果儿子得子，一定重谢。”

夜里，高大明继续折腾媳妇。刁婆子躲在外面偷听。二儿子高大白出来解手，见娘在哥哥的窗前偷听，也凑了过去。这一听不要紧，他本来说话就结巴，这下就更不成句了。“妈，不、不好啦，嫂、嫂子在、在叫，是不是病了呀？还是哥、哥打她了？我、我得去、去拉架。”

刁婆子一把拉住了他：“去什么去。你别听了，等你有了媳妇就明白了，快走吧。”

高大白十分难过：“我、我心、心疼嫂子。这，这么叫，一定很、很伤心。”

佟德奎病了，这是心病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一天不歇的他突然一病不起。他把孙子大鹏抱了过来，反复看着、亲着。“这是我们佟家的根呀。”老伴儿过来，给他拿碗红糖水，让他喝下去，还要去公社医院找大夫。他摇头，让老伴儿把两个儿子一个媳妇叫来。一会儿的工夫，三个人都来了。佟德奎打起精神，从炕上起来，又拿出队长的架式：“你们要记住，我们是农民，祖祖辈辈的农民，不能离开土地，不能三心二意，不能跟高老算学，总打鬼算盘。老二家顺要好好种地，挣钱说媳妇。老大家恒可以去外面做点瓦工，但不能去做买卖。翠华你要一心把两个女儿，特别是把儿子看好，教育好。你婆婆心脏不好，你要呆在家里，不要去外面，家里不差你去挣那几毛钱。”

赵翠华听了，很不服气：“爹，你这个话不对。现在不比过去了，改革开放了，谁能挣钱不挣啊。”

“啥？你还敢和我顶嘴？我就不是队长了，可我还是你爹呀！”佟德奎

火了。

“这怎么是顶嘴呢，这是讲理呢。人穷不行，二弟就是因为穷，才没说出上媳妇，我当嫂子的就是要挣钱，帮弟弟说出上媳妇，让全家过上好日子。”

赵翠华说。

家顺听了嫂子的话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感激地连连点头。

佟德奎气得直翻白眼，一家人不欢而散。

赵翠华吃过早饭，拉着儿子，拿着头天夜里绣的几个门帘去了集上。集上人特多，她把自己绣的几个门帘搭在了树上，还没等叫卖，就有几个人围上来，夸赞绣的好，问多少钱卖。她不知道价，想了半天，伸出一根手指头说“一元钱。”门帘立即被几个人买了。她一下子挣了五元钱，非常高兴。儿子大鹏看着卖冰果的不走，喊着要冰果。赵翠华狠了狠心，拿出五分钱，给儿子买了一根冰果。儿子高兴地吃一口，连说好吃，胖胖的脸蛋儿上全是欢喜。赵翠华说：“儿子，有妈在，一定能让你吃上冰果。”

赵翠华看见村里的王秀芹在路边卖裤子，好多人买。她就过去问：“这裤子哪来的？”王秀芹说是结婚时娘家陪送的。赵翠华听了摇头说：“大妹子，你已经结婚一年多了，能有多少裤子？你都卖三天了，我天天看见，还都是男裤，哪有娘家陪送这么多男裤的？”

秀芹笑笑，没言语。赵翠华帮着她卖完了裤子，秀芹数了钱，给她一块钱。翠华不要，说：“不能白要你的钱，告诉我实话。”

秀芹这才说：“这裤子是我自己做的，在沈阳买的布，一条裤子挣好几块呢。”翠华听了很激动，说：“快，带我去看看。”

王秀芹带翠华去了她家，一台缝纫机，一个台案子，几个纸样子。她说：“你要干，我可以帮你，做裤子比绣花挣的多呀。”

翠华点头，高兴地说：“行啊！”

翠华回到家，赶快做饭，喂猪，干家务活。中午，她把两个女儿叫到了跟前。对大女儿大萍说：“你是妈的老大，都快上中学了，从今往后，家里的活儿，你多干点，学着做饭洗衣。”

大萍不愿意：“我得学习呢，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。”

翠华说：“那也不行，妈从今往后要做活了，不能守在家里，要多挣钱，只有挣了钱，才能供你们几个上学。”

二女儿二萍说：“妈，我不爱学习，我跟你去做活，帮你挣钱。有空的时候，我带弟弟，跟弟弟玩。”

赵翠华说：“我们家就一个小子，你们谁带我都不放心，我走哪就要带他去哪儿，听见没？”

两个女儿一齐回答：“听见了。”

高老算把家人叫到一起，正式宣布：“我要带着大白出去挣钱。”

高大明一听急了：“爹，这挣钱的事，我也要去。”

高老算说：“你当务之急不是出去挣钱，是在家抓紧给我生孙子，这是我们高家最大的事。”说完看看刁婆子：“你在家好好伺候，等我们回来，一定要让兰芝怀上。”

刁婆子点头。

高老算带着大白走了，刁婆子把陈兰芝叫到屋里，问她来没来例假，几时来的。然后，又把儿子叫来，让他吃刚弄到的几副偏方。

刁婆子又去集市上，买了一条鲜鱼，买鱼的时候，看到了赵翠华。赵翠华刚把自己做的裤子搭在两树之间的一条绳子上，就有人来问价钱，很快两条裤子就卖出去了，挣了十元钱。

刁婆子拿着还在跳动的鲜鱼走过来，大鹏伸手去摸，被她拦住了。她对赵翠华说：“这活鱼呀，有营养，给儿媳妇买的，快怀上了，准能生个大孙子。”她看到赵翠华卖了两条裤子，摇着头说：“两条裤子算啥，咱家老算领着二儿子出去挣大钱了。像你这样零打碎敲的，啥时候能发财呀。”说完乐呵呵地走了。

大鹏看着活鱼，一个劲儿地说要吃鱼。赵翠华说：“小孩子别嘴馋，那鱼不是给小孩吃的，是给大人吃的。”

“为啥呀？”

“你小，别问了。”

翠华问一旁卖裤子的秀芹：“你的布是从哪儿进的？”

秀芹说：“是沈阳的五爱市场，专门卖衣服布的，比这便宜多了。”

翠华问：“能便宜多少，我也想去看看？”

秀芹说：“等有空，我领你去。”

刁婆子回到家，一边收拾鱼，一边说俏腔。“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给人买鱼做鱼，我爹我妈，我公公婆婆，都没吃过我做的鲜鱼。我这是为啥呀，都是为了孙子呀，咱高家现在不缺钱，不缺势，就缺一个大孙子。养个母鸡还能下蛋，娶个儿媳妇，别看脸蛋儿好看，就是不能开怀，这可是哪辈子造的孽呀！”

陈兰芝在屋里听着，默默地掉眼泪。

鱼做好了，刁婆子把鱼送到儿子面前，说：“这是活鱼，大补呢，快吃了吧。我都算好了，这两天就是日子，抓紧点儿，一定要怀上。”大明点点头，陈兰芝满脸通红。

晚上，高大明开始折腾媳妇，一次又一次。刁婆子一直在门外偷听，最后媳妇被折腾得嚎啕大哭，刁婆子自言自语地说“这回行了，准能怀上。”才放心回屋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太阳都升起很高了，儿子屋子还没有动静。刁婆子推门进去，两人都躺在那里，地上一堆手纸。儿子小脸煞白，眼坑也陷下去了。他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妈，我尽力了。”陈兰芝也躺在那里，如同死人一般。刁婆子开心地笑了：“我去给你们做饭。”

赵翠华在集上又卖了几条裤子，一边数着钱，一边对王秀芹说：“大妹子，咱啥时去那个五爱市场呀，我已经没有布了，我想用这些天赚的钱买点布，再做裤子卖。”

王秀芹说：“好呀，明天吧，一大早走，坐大客。”

翠华高兴答应。她回到家，开始做明天的饭菜。吃晚饭时，她告诉家人，

明天和秀芹去沈阳的五爱市场进布。一听这话，佟德奎马上不高兴了：“谁让你做什么服装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，在家好好待候婆婆，带好我的孙子。”

翠华与他争辩：“这些日子我挣了些钱，其实挣钱很容易，我干嘛不去呀，人还怕钱咬手吗？这些天家里已经见肉了。”

佟德奎生气地说：“我宁可不吃肉，你也不能去做服装买卖，咱们庄稼人，别跟高老算学，俗话说无奸不商，经商的都不是好人。”

儿媳妇和老公公争吵起来。佟家恒不知说谁，只好叹气。

赵翠华说：“我把明天早中晚的饭都做出来了，我带大鹏一块去。”

佟德奎说：“孙子不许带走，留在家里。”

“儿子我怎么能不带呢？带在身边我才放心。”赵翠华反对。

“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孙子是我的心头肉，你带走，我不放心。留在家里，让他奶带。”佟德奎说。

“我带倒是行，可我这几天心脏不太好，怕看不住他。”老伴儿说。

“你闭嘴！心脏不好还能死啊？你不带，我带。”佟德奎狠狠地说。

两个人为小鹏的事争吵不停。

翠华说：“谁来带孩子，孩子说了算。问问孩子吧。”

三岁的大鹏说：“我要跟妈妈去坐大客车，去买冰果。”

佟德奎一听，气得摔了碗，就差打儿媳妇了。他大骂家恒没用，没骨气，饭也没吃，回屋了。

佟家恒劝媳妇：“别惹爹，他近来心情不好。”

赵翠华没言语。

第二天天没亮，赵翠华就起来了，收拾一下，拿着小包袱，带上这些日子挣的钱，抱起还没睡醒的大鹏。家恒用自行车送她到了汽车站。

秀芹还没来。赵翠华让家恒快回去，还要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。汽车来了，赵翠华抱着孩子，焦急地等着秀芹，司机按着喇叭：“走不走呀？”这时秀芹跑来了，“大姐，昨天夜里娘家来人，说我娘病了，我得回去，今个儿我去不了沈阳了。要不你一个人去，要不就等我回来了咱一块儿去？”

翠华不知道怎么办。秀芹又说：“这车就是到五爱市场的，下车就到，你看好了，买完布，下午三点钟车还回来，一个大活人，又丢不了。”

司机又按喇叭，赵翠华一咬牙：“没事，我自己能去。”说完，就上了车。在后排找个座，紧紧抱着儿子。

车到五爱市场，天已经全亮了，赵翠华抱着儿子下了车。一看繁华热闹的五爱市场，赵翠华眼睛都不够使了，一个庄稼院的女人，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景。那么长、那么宽的大街一眼望不到头。街两边全是店铺，远处还有不少高楼。街上人挤人，人挨人。街边儿上都是卖东西的，细一看，卖什么的都有。到了布匹商铺前，赵翠华的精神头一下子来了，她拉着儿子挤进了人群。许多人都在买一种兰色的布。一问价，比起家里的便宜多了。赵翠华把兜里的钱都拿出来，争抢着，买到了最后一捆布。买到了物美价廉的布料，赵翠华非常高兴。她抱着布料，擦着头上的汗。

儿子大鹏说：“妈妈，我饿了。”

赵翠华这才想起，兜里只留下回去坐车的钱，没留给儿子买吃的钱。她拿出干粮给儿子。

儿子摇头说：“我要冰果。”

“妈妈的钱不够了，等回家挣了钱，咱再买冰果，好不好？”

大鹏不高兴了，他噘着小嘴儿，看着卖冰果的，一动也不动，他不走了。

这时，前面又有降价的叫卖声，赵翠华想去看看。他抱起儿子，可儿子闹着说不去。她想了一下，把儿子放在那捆布料上，告诉他：“大鹏，你坐着别动啊，我过去看看就回，你千万别动啊。”

儿子点头。

赵翠华好不容易挤进人群，是卖一种更便宜的布，比自己刚才买的还好还便宜，可惜兜里没钱了。

她问卖布的：“大兄弟，这布啥时还卖？”

那人说：“三天后还来卖。”

“好，三天后我来买。”

赵翠华挤出人群，回到原地，发现布在那里，儿子没了。她大喊：“大鹏，大鹏，儿子，儿子。”

没有回答。

她抱起布，边打听边喊，四处去找。可熙熙攘攘的大街上，根本没有儿子的影子。

“儿子丢了，儿子丢了！儿子，儿子——”赵翠华大声哭喊，人一急，昏倒了……

第二章 婆婆气死

“快醒醒，快醒醒。”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摇着赵翠华的身子，一个好心妇女掐着她的人中。身边围着许多人。

赵翠华慢慢睁开眼睛，她一眼看到警察，起身拽住警察的手：“警察，快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。”

“你怎么不看好孩子呢？这里人这么多，这么乱，已经有好几个人丢孩子了，快把情况跟我讲讲。”警察说。

赵翠华讲了一下经过，又哭了起来。

警察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帮你找，你自己也快点去找吧。”

赵翠华开始在大市场找儿子。茫茫人海，儿子在哪里呀！看见一个小孩，背影很像，她赶忙跑过去喊：“儿子，儿子，”可仔细一看，不是。

又看见一个小孩，追了上去：“儿子，大鹏！”可细一看，是个女孩。女孩的家长吃惊地看着她，以为她精神有病。

赵翠华像疯了一样，在大市场中寻找。天渐渐的黑了，市场的人越来越少，没有她的儿子，她呆在那里，嚎啕大哭。几个女人围过来，看着她，跟着掉泪，一个女人递过馒头：“大妹子，吃点吧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吧？”赵翠华摇着头，不吃不喝，泪流满面。

天已经黑了，一辆大客车停在那里，司机按着喇叭：“上车了，上车了，最后一辆了，再不上车，今个就回不去了。”一个好心的女人拉着赵翠华上